

在都蘭異鄉 細細品味山海的美

投入荒野 王家祥遇見桃花源

文／蘇士雅
圖／侯聰慧



王家祥和妻子選擇到都蘭安定身心。

陽光、綠葉、奇岩、攀藤、風聲、鳥聲以及四下無人的寧靜，讓他在睡與醒之間皆感到很大的滿足與喜悅，所以無暇它想。

以《都蘭海岸的冥想健行》一文帶領讀者進入都蘭的王家祥，在2005年7月來到這塊淨土，透過文字，他的生活成為透明，我們除了在文學作品上閱讀了都蘭的人文環境外，也看見這位熱愛自然的人，如何跳脫文明，如何靠著雙手在異鄉建造一處自我桃花源的心路歷程。

「荒野」，是怎樣的一種情節？

2006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小說家奧爾

罕·帕慕克在發表獲獎演講時說：「成為一個作家，僅有耐心和艱辛是不夠的，我們需要逃離人群、同伴，把自己關起來，這樣寫出來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學。」

對照王家祥，他有同樣逃離人群的體認，只是他並非自我囚禁，而是投身荒野之中。

對一般人而言，「荒野」與人充滿距離，但對王家祥而言，荒野山林是給予人心靈平靜的力量。他認為人類必須緊緊地依靠著荒野而生存；荒野是人類心靈生活的寄託，它很遼闊，很悠然，具有療癒性，包容著一切生滅滅。

王家祥嚮往「空境」，所以將山中徒步當作是佛家所謂的「經行」功課，走累了，坐下來靜靜坐著或睡一覺，因為此時身體的能量暫時耗盡了，頭腦比較沒有力氣再去胡思亂想，自然而然達到禪坐的空境。陽光、綠葉、奇岩、攀藤、風聲、鳥聲以及四下無人的寧靜，讓他在睡與醒之間皆感到很大的滿足與喜悅，所以無暇它想。

在王家祥的文字中，經常呼籲人們重新發現被忽略的感知能力，學習從一朵花、一棵樹去感受生命的美好。他認為樹或花最能創造出快樂的心境。

畫餅能不能充飢

當代美國詩人加利·史耐德(Gary Snyder)在《山水無盡》一書的前文引用了日本禪學大

師道元禪師一則公案：古佛說「畫餅不能充飢」，道元禪師評道：「畫餅的顏料與畫山水所用的顏料是一樣的。如果繪畫不是真的，那麼現象界也不是真的，佛法也不是真的。至高無上的開悟是繪畫；整個紅塵和虛空只不過是一幅畫而已。正因如此，我們若要解飢，除了畫餅之外，別無他法。若不畫餅，你不可能成為一位真人。」

「在喧嘩眾聲中，傾聽內在的孤獨與沉默，超越人聲的嘈雜，便能獲致寧靜。」這是捷克的文豪博胡米爾·赫拉巴爾(Bohumil Hrabal)的說法，他顯然是個修行達到道元禪師境界、能夠超越形式的偉大人物。但對大眾而言，去找個餅來吃，或是尋覓一處安寧之地，似乎比畫餅充飢更為直接！

身處在城市裡，從事文藝性創作的人通常讓人有種孤傲的感覺，事實上，那絕非單純的孤傲，而是恆常的孤獨，這種孤獨，來自於對所處的城市感覺寂寥。

王家祥過去落腳高雄，選擇靠海靠山很近的哈瑪星作為住家，縱使離山海很近，縱使時常駕車遠赴荒野，但居住在「都會」的心靈仍然不足以能夠自在喘息，畫餅充飢的形式顯然無法填飽他對原野自然的渴望。因此，他和妻子不再畫餅充飢，決定出發到一個身心安頓的真實地點！於是，他們來到都蘭！

詩意的烏托邦能存在多久

都蘭，緊鄰太平洋，孕育著阿美族。一如其他部落，都蘭始終安安靜靜躺在盛產藍寶石的都蘭山與都蘭灣懷抱裡，大多青年學子往外發展，在不同的都會中打拚。但這10年來，太多都會人民開始到這裡尋求慰藉，遠在異地發展的阿美族人子弟也陸陸續續回流，都蘭在瞬間成為吸力超強的靈地。

王家祥用文字這麼描述：都蘭現在交織著三股力量：嬉皮、雅痞、退休移民。他將自己定位為嬉皮的一員。但不論是只想在這裡停留

幾年或終身落腳或發展事業，不論是崇尚嬉皮文化或僅僅追尋寧靜，這一群都蘭新移民在這座平台上建立一個別於都會的社交模式。他們在這裡鍾情藝術創作、耕種、溜狗、研究美食、茗茶喝咖啡、唱歌、跳舞、喝酒、抽菸…，各路人馬在這裡彼此交流，卻又互不干擾。沒有必須要的應酬，沒有私下的八卦，儼然是個頗富詩意的烏托邦！

只是這些前仆後繼的新移民已經間接造成都蘭地景的高級化了，原本數10萬元1分地的行情，如今已飆升至每分地180萬元，成為台11線沿途的最高價位。

我們不知道這些來此尋求心靈慰藉的人若干年後將會如何。

遼闊生煙的都蘭鼻是阿美族人的祖靈聖地，族人至今仍每年在此舉行海祭。多年前，政府曾經進行一項都蘭鼻開發方案，計畫在此興建大型海灣度假別墅。為了阻止這項計畫，一位來自台北落腳在都蘭的表演藝術工作者陳明才，2003年8月29日清晨跳海自殺，以身體作祭文。在崖上留下一封「天佑都蘭鼻」遺書，阿美族的長老們深受感動而展開爭取回復傳統領域的行動，BOT案因此中斷進行。

但是紅顏總是薄命，一個美麗的所在能夠吸引崇尚天然的人，在人氣聚集後，建商與財團介入是必然的。到時候，大批群眾入侵，作家是否還能夠在都蘭海岸冥想健行？想必王家祥會希望都蘭山偉大的神靈給他一個答案。

緊鄰太平洋的都蘭，讓人覺得遼闊而美好。